

走红全网的“菜籽花花飞飞黄”背后 蓬溪“星期六合唱团”孩子乡音唱响全国



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的孩子们在蓬溪县市民中心排练。

封面头条

7月10日上午10点，遂宁市蓬溪县天福镇的气温已攀升至37℃。

“菜籽花花飞飞黄，小脚板儿踩田坎上……”来到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排练地之一——天福镇小学校附属幼儿园，还未走上二楼，大教室里的歌声已渐渐传来——带有遂宁方言中“h”“f”不分特点的歌声，像田埂上被风揉乱的油菜花一般，在空中飘荡。

正是这阵“不标准”的童声，一个月前在网上掀起浪头：上线6小时，转发10万+；多家央媒、省级媒体相继转载；有海外网友留言说，听着听着突然想家了。

7月15日，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的孩子将参加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四川省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。8月，他们还将前往辽宁沈阳，登上全国舞台，把歌唱给更多人听。



孩子们在户外录制视频。

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的由来

合唱团的故事，始于一次朴素的提议。

2025年11月，蓬溪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到天福镇小学校调研，看见该校专职音乐老师胡丹丹，便问“能不能搞个特色项目？”

胡丹丹想过教乐器，但一件乐器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小的负担。唱歌不需要门槛，于是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成立了——名字毫无修饰，只因排练日固定在星期六。

最初的想法极其简单：给留守孩子的课余生活添点颜色，能参加学校文艺汇演就算成功。

转机藏在一段视频里。孩子们排练了歌曲《声声慢》，胡丹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将视频发给了县里相关部门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了无音讯。一天，该视频被一位领导偶然看到，一个电话打来，追问“想不想上县里的春晚？”

今年年初，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成为县里第一个登上县级春晚的乡村小学合唱团。

演出那天晚上，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成员、10岁的何雨蓉在台上歌唱，妈妈在手机屏幕前看网络直播，激动不已；爸爸在千里之外的工地上，把那段十几秒的视频看了又看。

“不标准”的力量

县里春晚之后，更大的惊喜来了。

曾创作央视总台元宵晚会歌曲《么儿嘞》的新生代音乐人、遂宁人何琪以家乡童谣为灵感，写下一首新歌《菜籽花花飞飞黄》，经蓬溪县委宣传部牵线，希望由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的孩子们来唱。

歌谱拿到手，胡丹丹懵了：三个声部、复杂的和声编排，对这群孩子来说几乎难以完成。

胡丹丹第一反应是“我们肯定完成不了”，但何琪却很宽容：“哪怕只唱一个声部，简简单单唱



孩子们在录制视频。

下来就行。”

于是，胡丹丹带着孩子们硬着头皮，花了两天时间把这块“硬骨头”啃下来，但也非常不专业。

但恰恰就是这份“不专业”，让这首歌深入人心——带有遂宁方言中“h”“f”不分的发音特点，瞬间唤醒当地人骨子里的乡土记忆。“小脚板儿”“啄梦觉”“过场多”这些俚语，像从老屋墙缝里抠出来的，转场处还融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四川清音的弹舌音。

何琪把孩子们这种毫无修饰的演唱称为“反向治愈”。在他看来，当专业训练试图抹去一切声音的毛边时，孩子们的乡音，恰恰击中了现代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。“他们每天穿行于油菜花田之间，那份真实与淳朴，专业歌手复制不来。他们不是在表演乡村，他们就是乡村本身。”何琪说，之前唯一担心的是中间那段清音，“但小朋友们完成得非常好。”

“我是舞台上最高的人”

歌声治愈成年人，但站在歌声里的，是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

9岁的周颐灵是合唱团的领唱之一，个头虽小，但声音清亮得能穿透整个教室。她说，“用四川话唱歌比普通话顺口多了，像在跟外婆说话。”问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，不是歌火了，不是有人点赞，而是在去年蓬溪县的春晚舞台上，爷爷一把将她抱了起来。

“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舞台上最高的人。”说这句话时，周颐灵下巴微扬，眼里有光。

还有一个名叫柯迪的男孩，成为合唱团领唱纯属“意外”。一次录音时，原定领唱的孩子嗓子哑了，老师让他试试，结果他一开口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“我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，那时的我特别自信。”胡丹丹在排练间隙说过的一

句话，他记得很牢：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”

但最让胡丹丹揪心的，是排练前摔伤的一个孩子。怕耽误训练，孩子死活不肯去医院，家长打来电话，胡丹丹劝了半个小时，最终孩子才肯去检查并带伤上阵，“他不想拖大家的后腿。”

60个孩子背后

歌声能飞出天福镇，是因为背后有一双双粗糙的手托举着。

胡丹丹心里装着一件事，至今提起来仍眼眶泛红。

一次排练结束天已黑透，一个学生的父亲不会用手机看群消息，也不会打字，不知道排练延长了，就在校门口等了近两个小时。他在镇上打零工，那天刚下工，工装都没换。

有孩子看到这个局促的父亲，笑着调侃。胡丹丹立即打断了他们。她看着那个父亲——他站在那里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，脸上挂着一一种骄傲又局促的笑。她告诉孩子们：“这样的爱是拿得出手的。”

合唱团带来的变化，像春雨润土，无声却深远。胡丹丹发现，以前内向、不爱出门、不爱说话的孩子，在加入合唱团后，整个人像被点亮了，排练来得比谁都积极。

还有一个学生的妈妈给胡丹丹发来一段话：“去年孩子有抑郁倾向，我不敢跟任何人说。自从参加合唱团后，她的话变多了，活泼了。前两天她怕被刷下来，紧张得不行，后来通知她去参演，高兴得跳起来，说‘原来胡老师没有放弃我’。”

胡丹丹把那条消息存进了收藏夹。

“一个都不能少”

《菜籽花花飞飞黄》走红后，

邀约像雪片一样飞来。这次全省展演，导演组出于舞台效果考虑，建议将人数精简到40人左右。

胡丹丹和同事们商量了很久：有人觉得应该配合专业要求，保证舞台呈现效果，但胡丹丹始终拗不过一个念头：当初办合唱团的初衷，不就是给每个孩子机会吗？

“大家都练了很久了，临演出了把谁拿掉，我不忍心，也张不开这个口。”胡丹丹说。

“一个都不减，60个全上。”让胡丹丹欣慰的是，各级领导最终都点了头。但她心里清楚，点头背后意味着更大的压力——60个没受过专业舞台训练的孩子，要在全省的聚光灯下站得稳、唱得齐。

从7月6日开始，合唱团进入全天候集训。邀请专业老师指导，上午9点到11点半，下午2点到6点，加上舞台动作排练，一开始“惨不忍睹”——孩子们没接触过舞蹈，身体僵硬得像木偶。老师们就手把手地教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抠，反复几十遍。

“正因为我们不够专业，反而成了优势，”胡丹丹说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就是鼓励他们放松、自然地唱。

飞出去，再落下来

7月15日的舞台将是孩子们新的起点。但对于他们来说，比舞台更重要的，是这个夏天——他们用带着弹舌音的乡音、用受伤也不下火线的倔强、用被爷爷高高举起的骄傲，把这首歌，唱进了无数人心里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被同学称为“社牛”的何雨蓉，说到升学后可能要离开合唱团时，声音忽然低了下去：“真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，和大家一起唱歌的日子能长一点。”

现在，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有60个孩子，以三到五年级为主，六年级的毕业后从二年级补录新队员。“只要还有孩子在，合唱团就会办下去。”胡丹丹说，哪怕以后只有10个人。

窗外，7月的川中丘陵满眼浓绿。油菜早已收割入仓，60个孩子在唱着，那句“菜籽花花飞飞黄”还在教室里盘旋，顺着窗户缝飘出去，飘过田坎，飘向更远的地方。

油菜籽落进土里，风里有歌。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摄影报道